

我們現在開始講，這是正講到參與這個法會的十方來的大菩薩，他們咸遵普賢大士之德，這是一個總的內容。這裡面具體的情況，就講到他們在十方世界示現八相成道，在許多許多世界示現成佛。八相，現在我們講到第七相「轉法輪」。佛之出興於世，這大事因緣，這個因緣最主要的是什麼？就是要度眾生，不然佛成佛與眾生無關，所以眾生可以因此而得度。如何來度眾生？就需要靠佛來弘法，廣說種種的妙法，把眾生震醒，覺悟。所以在八相成道之中，轉法輪可以說是一個核心。這些諸大菩薩為什麼到十方世界去示現八相成道？主要也是到十方世界去示現轉妙法輪。因此在文中這一段也是最長，比其餘各項談得長。經文說，「天人歸仰，請轉法輪」，一直到最後第八相，就是「而現滅度」為止，這中間很長一段都是第七相的內容。天人就指天道的人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諸天，天中所生的人就稱為天人。天道中這些人他們都（歸是歸敬）投到佛門、歸到佛門來，恭敬叫歸，仰是欽仰、仰慕，天人都恭敬、歸依。

這裡引了兩個經文，一個是論，一個是經。頭一個是論，《大智度論》說釋迦牟尼佛成佛以後五十七日不說法。實際，這裡說得簡單一點，佛一成佛之後，在頭三個七天裡頭大說《華嚴經》，八十多卷《華嚴》就是在佛成佛三七日裡頭說的。但是這些聲聞、緣覺的弟子，阿羅漢都如聾如盲，沒有領會。所以底下就是《大智度論》所講的，一直到五十七日還是沒有說法。佛就自己說，「我法甚深，難解難知」。這些大阿羅漢都不能知，眾生更是無法知。一切眾生因為「縛著世法」，為世法所縛、所著，縛是捆住，著是自

己在那執著，沒有能夠理解的，還不如入涅槃。這是釋迦牟尼佛當時，也是示現。這個時候諸菩薩跟天人都恭敬在佛前合掌，請求釋迦牟尼佛為眾生轉法輪，佛就默然受請，後來就說阿含，說小乘法。因為《法華》是最後說，《華嚴》是最初說，如太陽一樣，太陽剛出來的時候，直照到高山的頂上，等太陽要落山、下去的時候，又是直照在高山頂上。所以一頭一尾說的是最高的法。這是不得已來說阿含，然後一共是五時說法，說方等、說般若，最後說到法華、涅槃，這個時候把大家已經提高了。《法華經》也是記載這個事情，當時因為佛默然不說，天王、菩薩，「眷屬百千萬」，恭敬合掌來頂禮，「請我轉法輪」，這個我是釋迦牟尼佛說的，請釋迦牟尼佛轉法輪。

「法輪」，這兩個字什麼意思？就是佛的這個教法、這個大法，演說佛的這個教法就稱為轉法輪。輪的意思就是轉輪聖王他的一種寶，叫輪寶。天上有各種寶，輪寶是寶中之一，有這個寶就可以回轉四天下，就是一個很大的天體，能夠摧毀一切魔敵，這是天的一個寶輪。所以拿它來做譬喻，拿這個轉輪聖王的輪寶來譬喻佛的教法，佛的教法怎麼樣？可以流轉到一切眾生界，到一切眾生界來破除煩惱。《法華文句》解釋，它說諸佛菩薩轉心中之法，「轉佛心中化他之法，度入他心，名轉法輪」。諸佛心中有一個化他的法，就是化眾生的法，把佛這個法傳到眾生的心裡面去，這就叫轉法輪。所以不一定要想到真正有一個實際的輪子在那轉，這就是轉法輪的含義，把佛心中的法傳輸到眾生的心中，也就是開佛知見、示佛知見，讓眾生悟佛知見、入佛知見。轉字的含義，嘉祥大師的翻譯，「自我至彼，故稱為轉。」從我到對方就叫做轉，這是有個轉動，不要很機械的體會有個輪子在那轉，這是一個譬喻。《探玄記》解釋得很好，它說「法輪」，先解釋這個「法」字，法有四個意

思，就是「教、理、行、果」。所謂這個法，不是一切法那個法，而是指佛法的法，它包括了教化，包括了修行，包括了本來的理體，包括修行所得的果，這叫做法。「輪」也有四個含義，一個含義是「圓滿」。咱們這個自行車，大家騎車都知道輪子很重要，輪子你要短幾根條就不好騎了，真正的一個輪子，它什麼都具足，圓滿。它「具德」，它沒有欠缺，有它的功用，就是它的德。而且它的作用，最大的作用是摧毀惑障，有迷惑，有障礙，法可以摧毀它。它有轉動的意思，輪子是轉動的，為什麼從此向彼，從我向著別人？這個法可以從我流到諸人的心中。你們將來都是法師，你們要說法，你們講的這些玄理讓聽的人得到，這不就是從此至彼嗎？這就是轉動之義。所以轉動包括從佛至眾生，說法說給眾生聽，這是從佛至眾生；同時也使眾生轉向佛，為什麼？因為眾生聞了法之後他要成佛，眾生又回向到佛，所以這包括兩個含義。所以輪轉是輪的意思，很有意思。

「天人歸仰，請轉法輪」，這是第七相。這個時候佛就轉法輪說法，底下都是轉法輪的內容。「常以法音，覺諸世間」。所以現在我們這個刊物叫《法音》。這一句一直到「於此中下，而現滅度」，這很長的一大段落都是第七相。「法音」兩個字不僅僅局限於佛的言語音聲的說法，因為「世尊說法，乃塵說、剎說、熾然說、無間說，說時說，默時亦說。不但有情說，無情亦說」。所以這個法音就不可以體會只是當年在那現出這個身相、語言在那，只是這個是法音。所以「百草頭上祖師意」，百草頭上祖師意就是百草頭上說法，這就是法音的廣義。「覺諸世間」，世間就是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

世尊接受了天人跟菩薩的請求，來廣演一代時教，這個時教有大乘、小乘，有權法、有實法，有偏、有圓，種種的法都是在轉法

輪之內的。因為眾生根基不一樣，眾生根基的成熟程度也不一樣，所以在說阿含的時候（說小乘），然後慢慢的就迴小向大。方等就是彈偏斥小，先說小乘，等到方等呵斥小乘，說小乘是焦芽敗種，就是不可救藥、不可造就；讚歎大乘，說般若，說大乘法，先說權法後說實法。說權法，如何證阿羅漢，如何證緣覺，如何去行菩薩道。當然這都是權法，一時之法，到了最後全是要成佛，有偏有圓，有許多只是偏不能達圓，到了《法華》，到了《華嚴》，這都是圓教。大家要知道淨土宗也是圓教，圓頓之教。拿一切法來覺醒三界一切眾生，法法都是要的，因為眾生的病不一樣。如果只是圓法就夠了的話，當時說了《華嚴》就不必再說，但是大家不懂，佛都要般涅槃了，大家請求才轉法輪，說小乘法。既然是這樣，佛出世以後，不管佛是在說或者不在說，說種種的教都是為了覺諸世間，所以佛之成佛是為了眾生。「諸世間」就是三界，不光是我們人，人和畜生等等，這都是欲界的，欲界天之上有色界天，色界天之上無色界天，覺醒於諸世間。「常以法音，覺諸世間」，這個就是總相，受請之後就是如此。

底下就是一步步的講這個內容。「破煩惱城，壞諸欲塹」。煩惱就是這十樣東西：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（懷疑）、身見（現在許多修氣功的就是在身見之中修這個身）、邊見（總是落邊，承認有就不承認無，落到某一邊，是就不能是非，這是說邊見）、邪見、見取、戒取，這十種稱為十煩惱。天台宗就講得更深一點，「以見思、塵沙、無明三惑，稱為三煩惱」。有了這些煩惱都要破除。

《智度論》說得很好，說煩惱是什麼？「能令心煩，能作惱故」，能叫你心煩，能叫你惱怒、惱亂，這個叫做煩惱，這個解釋很直接。所以你一心煩、一動氣就是煩惱來了。不但生氣是煩惱，你興奮欲狂也是煩惱。「城」，指的是城堡、堡壘。「佛演妙法」，演說

這個法音幹什麼？就是摧破眾生心裡頭那個煩惱的堡壘。所以我們大家都不知道，我們這有個堡壘在這。所以首先我們要打破這個堡壘，這就是破煩惱城的意思。

「壞諸欲塹」，《淨影疏》就說，「愛欲之心，深而難越」。佛說如果世間還有另外一件事和愛欲同等的難辦，那一切眾生都不能成道。幸虧只有一個事情，這個事情是最難辦的，愛欲。一切眾生都因為愛欲而正性命，性命就是這麼來的，生死之本，再有一件事情這麼嚴重不可破，眾生就沒有出頭之日。因此我們就只有這一個，咱們就要破這一個。「深而難越，故說為塹」。塹就是護城河，城外修一條河保護這個城池的。因為這個東西為了要保護城池，就不是你隨便一邁能過得來的，就是說它起保護之意，這是不大容易能夠越過就稱為欲塹。《甄解》是日本疏，它說壞諸欲塹是什麼意思？「捨欲心」，食欲、色欲這都是欲，捨掉這個欲心。而且特別指愛欲，把這個題目點得比《淨影》點得清楚，「愛欲是諸苦之本」，所謂愛為苦本。外國的學問把這個愛說得很神聖、很莊嚴，其實這個是諸苦之本。這個欲，所謂「人欲橫流」，欲像洪流一樣極深極廣。「眾生漂溺之而難度」，眾生都在裡頭漂，頭出頭沒，不容易度過，就把它說成是塹。解釋這個「破煩惱城，壞諸欲塹」。

底下還有後兩句，我們一塊講。這個意思很深，為什麼轉法輪一上來先說這四句，「破煩惱城，壞諸欲塹，洗濯垢污，顯明清白」？所以轉法輪之前首先要這四句話，很值得我們深思。現在有很多人也都都有弘法之心，很想寫文章，很想說法，也就是想要助佛弘化，而對於這四句沒有理解，那恐怕是你所做的心願就相違背，所謂事與願違，你想做好事，但是做出來就是壞事。底下我們再解釋，這裡頭引了幾種解釋，有淺有深。

《合贊》是日本人的，它說見和愛，眾生都有許多成見、有許多所愛，還有煩惱，這些都是垢污，都是髒東西。這些垢污怎麼能夠除去？要空慧，照見五蘊皆空，這樣的智慧就度一切苦厄，就好像洗一洗一樣。「洗濯垢污，顯明清白」，它說「超諸毀謗，故曰清白」，因為你沒有這些壞東西，人家不會毀謗你，所以說它清白。它講也講對了，講得淺，因為你沒有這些過錯、沒有垢污，你只有清白，你沒有毀謗。嘉祥大師他《無量壽經》的疏，他就解釋這兩句，他說是「遣除迷垢，故云洗濯」。把自己所迷，因為迷就是眾生，悟了就是佛，就是你這個一念之迷，要把這個遣除了叫做洗濯。除了這個迷，沒有迷了，沒有迷了就是覺。底下解釋顯明清白，他說「無相之解，是無漏明，故云清白」。你得到了無相的理解，信解行證，開的圓解。無，是離相，無相的這個解，這個解是無漏的明。這個明是明白，這個是無漏的、是清淨的，不是有漏的，故曰清白；因為無漏，所以清白。怎麼能夠遣除迷垢？就是因為現在你明白，不迷了。去了迷，這個明白，它是無漏的，所以真是清白。

《甄解》說「洗濯垢污，顯明清白，是澍雨德」。佛這個德像下雨一樣，你看一下完雨樹葉都乾淨了，什麼都乾淨了，房子都乾淨了，這個就是「能顯清白體之德」，把本來乾淨的體顯出來，下雨就有這個功效，就打譬喻。「如來法輪洗濯塵勞垢污」，我們這個塵俗的、塵間的這些污垢、這些染污，「開顯本有淨體」，開出來，顯示出來，一切本有的、本來清淨的本體。你看看這個解釋，古德的解釋，你看是一層深一層，這個又更深一層了。所以顯明清白，去了這個東西就乾淨了，這是一種，再一種就說這是無漏之明，而這個就顯明眾生本有的淨體。所以後頭就比前頭更具體、更深入。所以這兩句不能隨便看，我們要是自己看，你很容易就帶過去

，洗洗髒的，把那清白就顯出來；而這是指的顯明本來的本體。眾生怎麼叫顯明清白？你一個東西洗一洗，把它本來的東西露出來了，眾生怎麼洗？那只有禪宗的開悟，說「明自本心，見自本性」，真正認得本體了，這才是顯明清白。所以佛經語深，很多人他就喜歡用自己所理解的道理去聞句，解釋經典，而不去參考古德的註釋，這往往出很大的錯誤。

這麼來看，所謂清白是什麼？是「智斷之果」，把他們三個人的話咱們都可以綜合起來，是智慧所斷的果實，是「無漏之明」，這個明就是明心見性的明，這是個無漏的明，是「本有淨體」，這個清白顯明是這樣。如果融會禪宗，洗濯垢污是什麼？就是百丈禪師所說的「迴脫根塵」，在開悟的時候你迴然脫離了六根、六塵。他這兩句，百丈大師一共是八句，這是頭兩句，「靈光獨耀，迴脫根塵」。「顯明清白是靈光獨耀」，這個光不是世間凡俗的光，是靈明的光，神靈不可思議、不可測的光。獨耀，獨就不二，不與萬法作對，沒有對立面。一有相對的就是矛盾，就陷入矛盾之中，就陷在二，就大地山河、人我，什麼什麼都出來了，男男女女、子子孫孫，無窮無盡。「靈光獨耀，迴脫根塵」，用這個文字來宣說不可說的開悟的境界，這也可以說是登峰造極了。這光獨耀，「不與萬法為侶」。龐居士問石頭，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？石頭捂住他的嘴不叫他說。又去見馬祖，馬祖說等你一口吸盡西江水我跟你說。不可說！所以靈光獨耀，迴脫根塵，就可以合這兩句話。洗濯垢污是迴脫根塵，你迴脫根塵還有什麼垢污？顯明清白，清白就是你的本體，靈光獨耀。會合咱們淨土宗，都攝六根就是洗濯垢污，你六根都攝住了還有什麼垢污？淨念相繼，最後自得心開，就是顯明清白；心開，一聲佛號一聲心。這就把這四句解釋起來。

今天我們要特別說一說，為什麼把這四句擱在轉法輪頭上？因

為這是根本。當然與會的這些大菩薩，他們都是位後的普賢，都是已經成了佛而示現菩薩的，但是他們要轉法輪，就要眾生也都先要這樣，你先要「破煩惱城，壞諸欲塹，洗濯垢污，顯明清白」，不如此，你如聾如盲。而這些佛菩薩教人的話，都是他自己做到的、證到的話，這些大菩薩就是從這些地方開始的，所以他能圓滿他的願、圓滿他的果來以法音覺諸世間。現在的人呢？往往就是我自己，煩惱是照舊的，意見也是照舊的，垢污是一點也不少，就是想我要當當老師，給人講講，教教人。這是捨本逐末，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你自己還帶著一切煩惱垢污，自己並不能明心見性。所以說法你要是宗通說通，只是研究語言文字、研究學問，你登峰造極就是說通，你能把這個道理說清楚，可是這個說如鸚鵡學舌，鸚鵡也會說話，但這個話的含義牠沒有什麼理解。我看一隻八哥說話，問牠什麼時候？三點半。你不論什麼時候問牠，都說三點半，牠對三點半沒有理解。所以你問什麼時候？三點半，牠也會說三點半，牠不理解三點半。你這樣說法能夠度眾生嗎？所以這個事情就是我們要知道這個本。這叫轉法輪，這四句，就是每一位要有這個轉法輪之願，這四句是要自己常常當為座右銘。不是要想著成名成家，當佛學大師，座下多少弟子，種種受人恭敬，這些都是垢污。要離開這些而願意利他的心，這才真能利他。這一點是我們很應當深思的，很多人犯了這個毛病，之後最多成個佛學家。老老實實成個佛學家也不錯，有的時候是生出邪見就謗經謗法，這樣的話還不如那個不信佛的人，因為謗經謗法的罪最大。

所以在四句之後，才有「調眾生，宣妙理」。「調者，和也。眾生者，一切有情也」。宣是宣揚、開示。妙理就是「實相之理體」，不然不能稱為妙理，也就是《法華經》所說的「佛之知見」。要「開佛知見，示佛知見」，這就是宣妙理。「令一切有情，悟佛



知見，入佛知見，乃調眾生也」。現在你要度眾生，你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是佛知見，弘法就很難。所以把這個就解釋得很清楚，調眾生，宣妙理，宣什麼？開佛知見，示佛知見；怎麼調眾生？眾生就悟佛知見，入佛知見，調眾生。

「貯功德，示福田」。他要貯積功德，這些大菩薩都有種種的功德，因為你有種種功德，你就可以給眾生當福田。「福田者」，這個田就是世間所謂的田，我們種稻子的地叫稻田，種麥子的地叫麥田，種福報的地稱為福田。「《淨影疏》曰：貯積多德，名貯功德」，你積累修行種種的德，這個叫做貯功德。貯功德你能夠示現出來受眾生的供養，這就是一種示現，所以叫做示。可以出生世間的福跟善，他供養你，他得到福，可以修善，「如田生物」，像田裡生東西一樣，所以稱為福田。《甄解》就說，福田是什麼意思？

「供養如來，所施雖少」，供養佛，哪怕只是一枝花，過去釋迦牟尼佛不就是獻了點花嗎？但是得福就宏大！「猶如良田」，你撒下種子只是一點點，但是你收成就多。「《菩薩本行經》：所以佛為福田」，佛是福田，因為他「貯無上功德故」。「貯功德，示福田」就是指這個意思，這些大菩薩都是修習種種功德，顯示給眾生做為眾生的福田。真正的福田，佛是福田，因為功德最圓滿。

底下，《俱舍論》它有四個福田，這廣義的，不光是佛了。一個叫做「趣田」，六趣的田，指的畜生。現在很多外國人都愛護動物，有種種會，他們都不信佛教，但是他這也是合乎這個道理的。這六趣，你是愛護這些動物，誰上次說雷根夫人穿了一件貂皮大衣，愛護動物會寫信提抗議，妳要穿貂皮大衣，別人都穿，貂就要死得多了。其實這個都對，他雖然不信佛，這是個趣田，你愛護眾生，眾生歡喜，諸佛歡喜。所以佛是最平等的。畜生牠很苦，放生種種的，優待動物，這是一個福田，不光佛是福田。所以心、佛、眾

生三無差別，最平等！第二個是「苦田」，一切貧窮困苦的人我們去救濟，這些人都可以給我們當福田。第三是「恩田」，父母對我們有恩，我們在父母前行孝，這也是種福田。第四是「德田」，功德的田，就是三乘的賢聖，小乘、大乘的一切賢聖。小乘從初果一直到四果，賢聖，地前三賢，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，這是三賢，到了地上菩薩就是聖，十地、等覺、妙覺都是聖，三乘教的一切聖賢都是福田。這是廣義的福田。所以前頭四句之後，底下就是「調眾生，宣妙理，貯功德，示福田」。

「以諸法藥，救療三苦」。眾生有種種病，所謂眾生有八萬四千種病，所以佛就有八萬四千種法，又是八萬四千種藥，是「應病與藥」，所以法也無定法。等到病要好了，藥也就不要了，老吃藥就執藥成病。本來藥是為去病的，你這病好了還吃藥，你倒添了病。所以「藥喻如來妙法，病喻眾生疾苦。如《涅槃經》曰：度眾生故，為說無上微妙法藥」。因為眾生有苦，要除掉這個苦，所以說這一切法藥，這些藥。苦指的是什麼？一種說三苦。「救療三苦」，這是三苦。苦有八苦、三苦，這說的是三苦。三苦，一個是「苦苦」，一個是「壞苦」，一個是「行苦」。苦苦，這個事本身是苦的，這是苦苦。第二種是壞苦，這個事本身你是很留戀的，它一不存在、一破壞你難過了。比方世間的眷屬，夫妻恩愛，當時你覺得很幸福，但一天死掉一個，那一個活得就很苦惱。對於孩子也是如此，你有很好的的一個電視機，你天天要看，喜歡得不得了，一天讓人砸掉了，你就很難過。這是壞苦，東西不能不壞。還有個行苦，念念遷流，這個苦是不斷的，這個苦大家一般理會不到。這是解釋這個地方的三苦。

嘉祥大師他有一個另外的解釋，他說這個三苦是「三有之苦」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三界的眾生有生死之苦，這個三苦是指

的三界眾生的生死之苦。這兩種說法有所不同，日本的《甄解》評論，它說「祥釋為穩」，嘉祥大師的解釋穩當一些。都對，哪有錯的？那三種苦也得除，但是嘉祥大師的解釋更穩妥一些，因為要除眾生生死之苦，就很合淨土宗的宗旨。淨土宗的特點，它有它的特色，就讓眾生你能夠即身，就是你這個肉身出生死之苦。別的法門出三界你得斷見思惑，是阿羅漢的水平。見惑是身見、邊見、邪見、見取、戒取，還有貪瞋痴慢疑，十樣。等到思惑，就更細的貪瞋痴慢，要把不但是人間的這種貪瞋痴慢都去掉，連天界的貪瞋痴慢都去掉，無色界天的貪瞋痴慢都去掉。所以天人都是很神明、很高，不像世間人這麼凡俗，但是他們也有我慢、也有貪，他都去掉，這才是什麼？證阿羅漢，才能出三界。現在試問大家誰能夠貪瞋痴慢一點也沒有呢？恐怕不但是說一點都沒有，我看起碼我自己的貪瞋痴慢是具足的，所以你要出去就沒有希望。只有淨土法門，是帶惑往生，帶業往生，不是叫你斷惑，這是最突出之處。這一說，就是《甄解》和嘉祥大師這一說，「以諸法藥，救療三苦」，就是說這個殊勝的淨土法門，讓一切眾生可以出三界的生死之苦解釋這個救療三苦，這更符合於淨土宗經典的含義，所以它稱為比較穩。

底下，「升灌頂階，授菩提記」。這密宗，我們今天也順便說一說，密法現在陷阱到處都是，不能輕易去學密法，我也不贊成人家去學密法。可是有一點，絕不可以隨便去毀謗密法。像過去北京有一位，他就認為密法是魔法，很籠統的這樣子批評。當然我們知道現在的密宗，有些所謂傳法的人那就是魔，這是不錯的；但是不能夠說因為這些人，就把這個法也都說成是魔，這個不行！所以我們不能夠隨便來毀謗，這一點是很重要。到這個地方，來的這些大菩薩，他們都升灌頂階（所以密法很重要），授菩提記。他們自己得到灌頂，而且他給一切眾生灌頂，這是升灌頂階。所以我們有時

說，不懂只管不懂，就怕不懂裝懂。密法這個問題，可以說我是學顯教，這個密我沒有深入，我不理解，這不要緊；就怕隨便自己根據自己這些見解，就隨便瞎議論。就像那個王老居士，不是過去在這任過教嗎？他對於密宗也是一筆抹殺，都是不相宜的。

灌頂是印度古代的一個制度，國王他要即位的時候，取四大海的水在王的頭上灌，表示他就要登位。密法也相同，有灌頂法。「灌頂有多種」，簡單說分兩種，其實還很多。分兩種，一種叫「結緣灌頂」，跟修行人結個緣，你來求法跟你結個佛的緣，將你引到灌頂的壇裡頭，教給你本尊的手印，教給你本尊的咒語，以後你就有資格去修行，依所傳的法去修行，這叫做結緣灌頂。所以很多密宗的書，封皮上寫「未經灌頂，不許翻閱」。有的人說不管它，就看了，其實那個事，還是很什麼的。它如果在封面上，印了幾個大字，「未經灌頂，不許翻閱」，就是這個法你沒有灌頂，這個經你不可以看。可是也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或者什麼祕密，就是慎重，你要經過這種灌頂，你才可以修、可以看，表示慎重。第二種是「受職灌頂」，受職灌頂是什麼？你如法修行的人，你給他傳授密法，給他做了灌頂，給他這個灌頂之後，授職，給他職位，就是他可以做師父。所以現在可以說，幾乎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不是很如法的，不是師父真正的允許他去傳徒弟，這樣子就是不如法的。所以這個是要經過授職灌頂，你受了這個灌頂之後，你才堪受師位，在密法中做阿闍黎，受了職務。這是灌頂的兩種含義，還有兩種含義底下再講。

另外詳細說，密法正式有四種，除了結緣之外，還有四種灌頂，但這四種灌頂都需要受戒。有的人不受戒，什麼法都修，沒有戒，你修什麼都不相應。所以為什麼你們現在是稱為師？你們比丘是二百五十條大戒，不受戒行嗎？密法也如此，是要受戒的。現在有

人只是傳法不傳戒，他自己都不受戒，現在就是這種，很亂。所以現在就是說有人要想學密宗，大家就可以這麼說，淨土宗是密教顯說，凡是密教所有的殊勝之處淨土宗都有，你安心修淨土就行了，阿彌陀佛就是咒，佛號就是咒語。所以這是一個方式，讓大家好好念佛，就是念咒。對於密法，就是現在有很多很多不如法，那是他們個人的事，不能因此對於密法而否定。

底下，灌頂還有初位與後位之分，前面說的是初位，取了海水給他灌頂，從此以後他就是聖眾，都應當尊仰，此人定紹法王之位，這一種是初位的灌頂。後位就不同了，後位在《祕藏記》裡頭，「菩薩初地乃至等覺，究竟遷佛果時」，初地菩薩乃至到等覺菩薩，他到達正式要遷到佛果成佛時候，在這個時候諸佛以大悲水為他灌頂，他就自己圓滿，證佛果了。所以灌頂有這個殊勝的含義，一切大菩薩最後成佛的時候十方的佛為他灌頂。現在我們來看，這個灌頂不是升灌頂階嗎？現在來會的這些菩薩，都是位後的普賢，都是從果向因，都是佛的示現，所以他們所受的灌頂當然就指的後位的灌頂，成佛的灌頂。所以升灌頂階就是指的這個意思，當時都是經過最後的灌頂，證佛果了。而對於教導眾生，那就是指初位的，或者是就給他一個結緣灌頂，或者給他一個授職灌頂。所以升灌頂階就表示，一個是灌頂的含義，一個也要代表密法的重要。與會的諸大菩薩都是如此。

「授菩提記」，授記是什麼？記是一種懸記。佛對於發大菩提心的眾生，給他一種授記，就告訴你將來一定作佛，作這個懸記，這個稱為授記。憬興這個人也是個新羅人，就是現在高麗、朝鮮人，朝鮮當時有很多古德。憬興他對於《無量壽經》有一部註解（沒有單行本，《大藏經》裡頭有），他說「聖說當果，令識因利」。聖就是佛，佛說當果，就是當來的果，授記就是說你當來的果，你

當來要得什麼果。為什麼要跟他說當來的果？令他認識。他現在不是在因地了嗎？你知道你的因利，將來得的利益跟這個殊勝之一種利行，這是一種極利的利根，也是極有智慧的一種行動。所以這個叫做授記，告訴你要成佛。成佛是什麼？不是一個預言，讓你認識你現在之所行是非常殊勝的，是有真實利益的，鞏固他的信心，鞏固他的修持。他知道你現在種的是菩提因，當來一定得菩提之果，這個叫做授記。《法華經》裡佛給多少多少人授記，都授記成佛，連提婆達多都授記了，所以《法華經》是授記最多的。現在這個授菩提記是什麼？表示這些大士都是得過佛授記的，都當作佛的，並且也表示這些在會的菩薩們也給眾生授記作佛，因為他能在十方世界示現成佛，所以他也可以給眾生授記。

「為教菩薩，作阿闍黎」，這又是密宗，這些的法會大眾要教這些菩薩當阿闍黎，所以「常習相應無邊諸行」。阿闍黎應該翻為「軌範師」，當軌範的，現在我們還是用和尚。你阿闍黎是誰？你們受戒的時候，還用阿闍黎。不過這個地方，密宗稱為「金剛阿闍黎」。所以現在是「升灌頂階，授菩提記，為教菩薩，作阿闍黎」，這麼連下來，這個阿闍黎是金剛阿闍黎。為什麼稱金剛阿闍黎？因為密教的阿闍黎代表的就是金剛薩埵，金剛薩埵就是普賢大士的示現，永為密教初祖。這些大士都德遵普賢，普賢就化身金剛薩埵，所以現在這些德遵普賢的人也教導眾生你們當阿闍黎。「相應」是相契合的意思，相應無邊諸行，相契合的意思，彼此能夠相契相合稱為相應。比方境智相應，你所觀的境和你的智慧相應，照見五蘊皆空，你能照的有智慧，般若波羅蜜，但是你真把這個境看成空，境跟智就一致、就相應。你說我照見五蘊皆空，現在有人一開工資，覺得獎金少了一點，馬上就不高興，這個境他不空。境智得一如，你的智慧認為它是空，這個裡頭他就不再為它而動念，這叫相

應。密宗是三密相應，所以密宗也稱為相應宗，它之所以能夠即身成佛，就是讓眾生的三業頓同如來的三密。如來有身密、語密、意密。眾生的三業，身業、口業、意業，身就殺盜淫，口就妄語四種壞事，意中就是所謂貪瞋痴。有身三、口四、意三這十種惡業，身口意造業，讓眾生造惡的三業頓然相同於佛的三密，身你結印，口你持誦真言，心中所緣的是般若。這樣三密齊修的人有的時候不很容易得，你從一個密下手也可以。這就是淨土宗的道理了，你就念一句佛號，就是從一個密下手。一個密下手也能相應，也能即身成佛，當你成佛的時候，其他兩個也都相應，自然相應。「授菩薩記，為教菩薩，作阿闍黎」，為了要教導一切菩薩都能當金剛阿闍黎，所以這些與會的菩薩他們經常修習密法相應的無邊的種種修行。從這裡我們也看出密淨的不二。今天我們談了一些密淨不二的道理，今後不多談了。

底下，「成熟菩薩無邊善根，無量諸佛咸共護念」。「善根者」，指的自己的身口意三業，剛才說身口意三業，三業所行的善。我們剛說要修十善，修十善是身口意都做善，這一切善堅固而不可拔，叫做根。沒有根，一拔就拔出來；有根，根很深就不好拔，拔不出來，你得刨。這是一個含義，堅固不能拔，不能動搖。再一個含義，它能夠出生妙果。因為修了善，善它不是一個死的，它還能引出很好的妙果。所以戒能生定，定能生慧，這一切還能出生妙果，它能生，有福能生般若光，這是能生妙果。行善，福是種善的結果，而且能「出生餘善」，出生別的善，善事引善事，所以叫做根，根就能結果，還能長。所以諸佛的護念，「護念」是什麼意思？就是「保護憶念」，諸佛就保護這種人。所以教菩薩作阿闍黎，自己修無邊相應諸行，對於菩薩無邊的善根都叫它成熟，這樣的話，於是乎無量諸佛對於這些大菩薩都是共同護念的，保護和憶念的。

《會疏》就說，「護謂覆護」，就是保護的意思，「念謂記念」，不把它忘了，常常攝受。《淨影疏》講護是什麼？護是讓他離惡，讓這惡事他不沾邊，他能離開；念是什麼？「念令增上」，讓它增長。所以這個意思就很深。諸佛菩薩護念我們，讓我們這個惡事，我們自然就會遠離，善的事情自然增長。經上說，證了三果之後，你去刨地的話，那些蚯蚓自然離開你這個工具三尺遠，你不會一下子誤傷了牠，這就是護念的結果。所以到了這步，他這種作惡的機會就少了，所謂善能生善，就得到諸佛的護念、加被，自力還有他力。所以這個也是綜合來讚歎會中的大士，這是總括起來，無邊的善根，護持一切菩薩善根，得到十方諸佛的護念，讓他們遵修普賢之德，這個善根都增長、成熟，得到護持。以上這一段還都是在轉法輪裡頭，轉法輪這個很長，後頭還有兩大段。

底下一大段是從「諸佛剎中，皆能示現」起，一直到「善立方便，顯示三乘」。咱們這個經不是咸遵普賢大士之德嗎？經中的上首是普賢和文殊，所以他遵普賢之德，底下就特別還要標顯文殊。彭紹升居士他有《無量壽經起信論》，他有一大段很好的，他說「不度文殊智海，難入普賢行門」。你不能夠入到文殊的大智之海，你就難進入到普賢修行的門。為什麼？因為「以不能了知自心，一念頓圓，平等正性，凡聖共有，一際無差」。為了什麼？你不能了達你自己的本心，你這個本心是一念就頓然圓滿，因為它本來圓滿。「狂心不歇，歇即菩提」，因為不歇你就迷惑，一歇就是菩提，一念頓圓。平等正性，它是個大平等的性，平等正性，唯無上正等正覺是平等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，平等。而平等的正性，凡聖共有，既然是平等，所以聖也有凡也有。一際無差，這是沒有差別的。他就是不入文殊的智海，就不能了解這個。

「以不了故」，因為不了解這個，「所有願行，悉不具足」。



因為你不知道一念頓圓，所以你所有的願行都局限住了。他底下解釋，「何以故」，為什麼這樣？「心外起修，即成有漏」。離開心，從這個心以外在那去修行，在那去執著於法，修那些法，這就都是有漏了。所以一天通願法師，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比丘尼，她到我家裡來我們談，我就很感慨，我說明明是無為的法，讓許多人變成有為了。她回答一句，她說明明是無漏的法，讓大家變成有漏了。你在心外去求法，它就是有漏的法，成了有漏。因為無邊的功德都不在自心之外，所以心外求法視同魔業。有人問，你念佛是什麼？念佛你正是念的自心，無量光、無量壽就是你自己的本覺，你哪裡是心外求？所以這一點必須要知道。「隨順真如，修一切法，則能具足無邊功德。」要能隨順真如，去修一切法，這兩句話就是《金剛經》的意思，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它這個就是這一樣的，隨順真如就是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修一切法，跟《金剛經》是一樣的；底下，則能具足無邊功德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所以彭紹升的話跟《金剛經》的話是一致的。因此需要文殊的智慧，你沒有文殊的智慧說法不行，你說法都是有漏法，明明是無漏的，到你那說成都是有漏的；你修行也是如此，明明是無漏法，到你這你變成有漏的。所以不度文殊智海，難入普賢行門。這一段，「譬善幻師，現眾異相，於彼相中，實無可得」等等，都是表現從文殊的妙智起修，圓滿普賢殊勝的行願。所以總一段，把這一段經文的含義先提前介紹一下，你真要入普賢的行門，先要入文殊的智海，這一段就是如此。

「諸佛剎中，皆能示現」。這些大菩薩他不是就在這個娑婆世界，釋迦牟尼佛這能示現，在一切的國土都能夠示現八相成道，在無量的世界都可以現，皆能示現，而且就譬如一個很善巧的幻師。

印度有很多幻師，最近還有。我碰見一個英國老太太，她告訴我她就能夠，就像中國《聊齋》說的一樣，把個繩子一扔，扔到天上去，繩子就掛在天上，一個人就拿這個繩子爬上天了。這都是幻術，有很多很多，印度還有很多很多這類的。你拿照相機去一照，才發現那個人根本沒動。因為看的人有意識，她就給你催眠了，所以你看見這個人上天了。照相機它無心，它催不了眠，它照出來，一拍，把那個底版一洗出來，那個人坐在那沒動。這都是說幻術。幻術，這個地方，《大智度論》，龍樹菩薩講他那個時候，就是根據兩千年前，他說「西方有幻術人」，這一類人，「一切皆能化現，宮殿城郭廊宇」，能變出宮殿、廟宇、房子來，「結巾為兔，豎帶為蛇」，拿個手巾一結就變個兔子，拿個帶子一豎就變成一條蛇，「種種變現」，這是幻師。所以如夢幻泡影，這個幻就指的是幻術，這種術不是真實的。從前那個東風市場，不是現在這個樣子，有很多樓，底下有很多表演雜技的。一天一個人在樓上看那邊變戲法，看見大家聚精會神，很特殊，他朝底下看也看不出所以然，沒有什麼精彩之處。等到一會之後，表演完了之後，很多人上來喝茶就讚歎，今天真奇了（因為他在樓上看，就注意聽他們），這麼大的牛拉到壇子裡頭去了。他說你們是看見什麼？真奇怪，竟然把牛拽到壇子裡頭去了，一個壇子就這麼大，一隻牛進壇子裡去了。這個樓上的人說，哪有這個事，我親眼看見他把蛤蟆摺進去了。這就是幻術，樓上的人沒被催眠，他看見就是個蛤蟆進去。實際是個蛤蟆，但是當時被催眠的人看見是個牛，那個牛到壇子裡去了，精彩得不得了，給了很多錢。這是屬於一種幻。所以現在有很多所謂什麼白蓮教，什麼什麼這一些，他們都有很多幻術，所以是邪法。所以借這種譬喻，幻術，幻師這種譬喻，來說明這些大士的示現。他說是諸佛剎中都能示現，就好像什麼？好像是幻術師一樣，能夠現種種

的異相。

底下，「於彼相中，實無可得」。所以為什麼要用這個比喻？就著重在這，他做種種示現，或者示現做國王大臣，或者做為出家大德，或者示現很貧窮的人，種種種種的都是示現，他這個示現就好像變戲法的一樣，他變戲法、變幻術，於彼相中實無可得。《寶積經》中有一段說得很好，「如幻師作幻，自於幻不迷」。幻師在那變戲法，當他把一個蛤蟆往壇子裡頭擱的時候，他沒有什麼大驚小怪，他並沒有上當，他並沒有說我真把牛拉進去了，他明知道是把蛤蟆擱進去了。另一個，坐在地上不動的人，他並沒有覺得什麼奇怪，我上了天，他就坐在那不動，他心裡想我上天；心裡想上天造出來，別人看到他上天了，實際在這沒動，他自己並沒有說我真上天了。所以他這個變幻的人，如幻師作幻術的時候，他自己對這個幻他就不迷，他清楚這都是假的。這些大菩薩在十方變現八相成道，還要結婚，還要有孩子，後來又出家，又怎麼怎樣，他就跟這個幻術人現幻術一樣，他這裡沒有把這個當真。所以《寶積經》說，「如幻師作幻，自於幻不迷」。他變的玩意，他自己當然知道底，他不迷。「以知幻虛故」，因為他知道這個幻本身是虛妄的，「佛觀世亦然」，佛看世間也是如此。也就是《圓覺經》的話，「知幻即離，離幻即覺。」你要知道這一切都如夢如幻，既然如幻你就不執著，就離，離了幻就是覺悟。這也是《圓覺經》最圓頓的話，「知幻即離」，離了幻就是真，就是覺悟。實無可得，「彼諸菩薩，亦復如是」，他雖然在十方示現如同幻師一樣，知道無可得。

底下就是「通諸法性，達眾生相」。通諸法性是照真，達眾生相是達俗。所以我們常常說修行人要照真達俗，你要照到真體，要通達世諦；你要度眾生，眾生是俗諦（世諦），通達眾生相。這兩句就是這個意思。通諸法性，「法性，又名實相、真如、法界、涅

槃、實際等」。法性和佛性略有不同，這也不是什麼根本的不同，就是這個名詞運用的習慣上有些不同，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。佛性我們通常把它說在有情這一方面，有情、含靈、眾生都有佛性，我們不說磚頭、瓦塊、桌子、板凳都有佛性，因為它是無情。這是一種習慣用語，可以這麼說，稍微區別一點。至於法性，它通於有情、無情，都有法性。法性和佛性也無分別，只是在使用上、習慣上有所區別而已。《起信論》的註解上說，「法性者，明此真體普遍義」，就是說真體是普遍的，「通與一切法為性」，這一切法作它的本性就稱為法性。不管是有情是無情，所有的這一切，它的本性都稱為法性。底下我不引很多了，我引這一個就夠了。

底下就是嘉祥的《法華疏》，「法性即是實相，三乘得道，莫不由之」。為什麼通達法性很重要？嘉祥大師他說，這個法性就是實相，你三乘的人得道，不管是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這一切任何一乘，你得道的經過沒有不由於了達實相、證入實相才能得道，就是說是共同的。但是底下《止觀》它又說，「法性名為實相」，就是實相，「尚非二乘境界，何況凡夫」。二乘對於實相不能夠很透徹，只是含含糊糊的，這不是二乘的境界，何況凡夫，凡夫怎麼能通達實相？這裡頭我們又可以說一句，以我們眾生的心要入諸法實相，最容易莫過於持名。你看看這是二乘，都不是他們的境界，何況凡夫？你沒法通達實相。你最容易的方法是什麼？莫過於持名。這一點也補充一下。

再者，說到真如實相，它有不變跟隨緣兩個意思。它隨緣，所以能夠變成一切法，真如不守自性，它隨緣，可以變成種種的內容；又因為它不變，雖然是變成一切一切，它的本性不失。所以一切六趣的眾生，螞蟻蒼蠅、油鍋劍樹中的眾生，他們的真如不失，因為真如不變；又真如隨緣，所以入了油鍋、上了刀山，但是他真如

又不失。不變而隨緣，隨緣而不變，就好像水可以變成波，變了波它還是那個水的本性。水的性是什麼？是濕，那個波它一樣是濕的。法性跟真如它本來都是純善無雜，但是因緣會合也就有了染、有了淨，所以變成的就有穢土、有淨土，就出生差別，為什麼？因為真如它隨緣，有隨緣的意思。所以，「通諸法性，達眾生相」，就是要通達實相，還要通達眾生種種的差別，它有了差別。

日本的《會疏》，它解釋這兩句話，它說「菩薩有二種智」，菩薩有兩種智慧，「能為一切修行本」，這兩種智慧是一切修行的根本。怎麼是兩個？一個叫「如理智」，如理的智慧，理是本體，「能照諸法本性。不一不異，不生不滅，是名通諸法性」。這個解釋，解釋這句經文很好的，這是日本人的，你看他古漢語也很好的。一種是如理智，照見諸法的本性，諸法本性是什麼樣？不一不異，不是一也不是異，也不是不同，也就不落二邊。不是一，那就是兩個，兩個就有了數量。「如量智」，能夠照見種種不同之相。剛才說眾生有種種根，所以我們給種種藥，你不通達眾生你怎麼給藥？眾生有種種差別，有種種病，這些差別相，這要什麼智慧？這要如量智。你要能照眾生種種的殊相，就是不同之相，迷悟凡聖都不同，這些你都能知道，你能應病給藥，你才叫達眾生相。所以這個經文都有很深的含義。「通諸法性，達眾生相」，他首先是自己通諸法性，然後才能夠達眾生相。所以這個都是我們發了大願的人，要從這個地方下手。

下面就「供養諸佛，開導群生」。上面是照真達俗，底下就是上供下度，我們修行要上供諸佛，下度眾生，這兩句話就是上供下度。「供養有二，一財供養」，香花、飲食、藥物、財物種種的；第二是「法供養」，如說修行利益眾生就是法供養。所以一切供養，法供養最。你拿身體頭目腦髓去供養，你不如以法來供養，一切

供養以法供養是最為殊勝。什麼是法供養？如說去修行，去利益眾生去。所以佛也沒有一點點心希望你們要恭敬我，你們要為我怎麼怎麼樣，眾生歡喜，諸佛就歡喜。所以我們要明白佛的心，你不明白佛的心，你做的事不合佛的心，你所做的事就沒什麼功德。「又分三種」，一個是「利供養」，有利益，有香花、飲食；二是「敬供養」，恭敬、讚歎，就是恭敬頂禮；三是「行供養，受持修行妙法」。《甄解》解釋這句話，「能遊無量佛土，興供養雲」。所以普賢的雲海供，一切的供物廣大無邊，如這個雲一樣，這供養雲，來供養諸佛。「開導群生」，就是要化眾生。我們剛才說，供養之中最殊勝的供養是法供養，法供養是利益眾生，這是連著的，上供下施、上弘下化、上供下度，都是一樣的。所以《維摩經》說，「雖知諸佛國及與眾生空，而常修淨土，教化眾生」，就是度眾生，這是給眾生真實之利。譬善幻師，現眾異相，雖然知道無所得，而我還是在十方國土，在眾生前教他淨土法門，勸他生極樂世界。這就是「供養諸佛，開導群生」的含義。

「化現其身，猶如電光」。他化現他的身體極快，如天上打閃電一樣。「神力難思，故能化現」，這是《唯識論》的話。因為他這個神力妙用你想不到，所以稱為化現。不是要生出來的，還像人很麻煩，要養多少月才生出來，生出來一點點小孩，到現在大家能識字、能說話都十幾歲了，那就很慢很慢。他那一化現，他化作種種的形像。所以觀音三十二應，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為說法，甚至於變成阿修羅什麼種種的，行動之速就跟打閃一樣。「菩薩能於一念之頃，普至十方國土」，這又是《華嚴》的境界。菩薩能夠在這一念的時間裡頭，普到十方的國土，「上供下度。平等普照」，在這一切供養之中，他這裡頭也沒有優劣親疏之分，大平等的供養。

日本的《會疏》解釋說，為什麼說電光？有四個含義，電光一個是「速疾義」，快，那個打閃快極了。第二個是「破暗」，黑夜、陰天，一個閃來亮一下，東西都看見了，過去就沒有了。三是「不住」，這個閃它不住。四是「無分別」，這個閃照什麼東西它一樣的，沒有說我只照樹不照花，或者只照草不照水，沒有，普照。

「菩薩一念一時，普至十方世界，上供養諸佛，下利益眾生，無有出入前後相，如電速疾」。菩薩度眾生到一切十方國土去，他沒有什麼彼此的分別，他也沒有有前有後、有出有入，一念之間就普現，就如閃電那麼快，第一個是快的意思。「菩薩能照諸佛會」，在佛會中能破眾生的黑暗，眾生愚痴不明白就是黑暗，這麼一閃大家一亮。修行好的人常常有這種感覺，在清淨的時候，或者看佛法的時候、聞法的時候，心中一清淨，心光一閃，如閃電破眾生暗。菩薩能化無量的化身，到無量的國土去，他也沒有住處，閃電閃在哪，在哪待著，馬上就沒有了。如在空中一個閃電，也無所從來，也無所從去。所以菩薩平等，也沒有前後彼此的心，無住也無分別，「如電光照物」，用電光來譬喻佛的化現、菩薩的化現。這個裡頭我們又說，我們就知道，一念之間能到十方國土，這個速度遠遠超過咱們世間的極限，世間的極限是不能超過光速，沒有比光的速度更快的，但這個不知道是光速的多少億倍。

「裂魔見網，解諸纏縛」。這兩句也是相聯繫的，你要是出了魔見的網，你才能不受纏縛。「裂」就是開裂，裂破它。「魔」的含義，《智度論》說，「奪慧命，壞道法功德善本」。這個魔是幹什麼的？奪掉你的慧命，不是奪我們的壽命。我們現在發了一個正的心，我們相信我們在護持自己的修行，這是護持我們的慧命，魔給破壞了，就奪走了我們的慧命。慧命比身命的重要不知多少萬倍，魔就是奪你的慧命，壞你的道法功德善本，把你的道法功德的這

種善的根本給你破壞了，所以叫做魔。「裂魔見網」，見就是思慮、推求等等的，就叫做見。你見解怎麼樣？就是這個見。凡夫沒有達到聖道，心中所起的都是見，所謂情見，你所起的不是情就是見。廣義的說，一切思想方面的東西都叫做見。狹義一點說，就《止觀》裡頭說的，「作決定解，名之為見」。這個見就是見解的意思，你對於這個事，你就是這個看法是決定的，這個叫做見。我們常常說的見是後者這個意思，你就是有一個固定的觀點、固定的看法，你看什麼東西都是這樣。我戴了個有顏色的眼鏡，戴了個紅眼鏡，看見什麼都是紅的，窗戶也是紅的，什麼都是紅的，這就是譬喻這個見。所以我們有斷見、常見這兩種見。人死如燈滅，什麼都斷了，沒有了，這叫斷見，這是錯誤的。常見，我生了天，永遠不死，無漏金仙；生了天，我們這個肉身成了金身，永遠就不會壞了。耶穌將來來審判世界，所有的人只有兩種出路，一種壞人入地獄，老入地獄，一種好人生天堂，老在天堂，這都是常見。常，老是這樣。都是錯誤的，這都屬於見。「魔見網」，因為這種邪見它都複雜得很，它像蜘蛛網一樣，你碰到就出不來，所以稱魔見網。

《華嚴經》說，「我慢溉灌，見網增長。」你雖然修行，可你有我慢，它就像水在那灌溉一樣，讓這個見網在那長。《智度論》說，「是入邪見網，煩惱破正智。」你入了這個邪見之網，煩惱就要來破壞你正的智慧。所以魔見是什麼？就是邪見之網，見網稠林，見像個網子、像個林子一樣，很難得出來。《智度論》又說，「有念墮魔網，無念則得出。」一起心動念你就墮到魔網裡頭，沒有念才能出得來。所以裂魔見網很重要，不然的話起心動念都是要墮入魔網的。所以「起心即錯，動念即乖」，又說「起心動念，無不是罪」，唯有淨念相繼，無念而念，這才能出離。這是裂魔見網。

「解諸纏縛」，我們現在用憬興師的意思，他解釋為什麼？「



纏縛者，即八纏三縛」，不用別的解釋，用他一家就行了。「八纏者：一無慚、二無愧」，這人不懂得慚愧，那就不可救藥，無慚、無愧，「三嫉、四慳、五惡作、六睡眠、七掉舉、八昏沉」，這八樣事情。「三縛者，貪瞋痴也」。《淨影疏》說，「諸煩惱結，通名纏縛。菩薩教人斷離，名解。」。憬興就指出一個具體的八纏三縛，《淨影》說一切的煩惱都是纏縛，都要離開。因為會中諸大士通諸法性，達眾生相，所以他就又有根本智、又有差別智，可以讓眾生出這個魔網，解除這些纏縛。所以這個就是跟前頭相聯繫的。

底下，「遠超聲聞辟支佛地。入空、無相、無願法門」。時間差不多了，這個留到下次。